

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有一类生物虽然长相怪异，却恩宠不绝，那便是螃蟹。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人生何必住苏州。”这是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女士，寄居吴中尝到美味的螃蟹时发出的感慨。

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不但以螃蟹入饌，还为其题诗、作画，以它的形象打造器物，装点日常生活。一件件精美的蟹艺术品，传递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，为中国文化艺术宝库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气象。

蟹之诗
不囿于物的潇洒

大概在文人看来，有酒有蟹却无诗的盛宴总是缺点味道，再加上食蟹的季节往往菊黄桂香，又逢佳节，很容易引发诗兴，因此他们“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”时，总不忘唱和诗文，抒发闲情逸致，尽显风流雅韵。他们有的盛赞蟹的滋味，有的直抒对蟹的钟爱，还有的吟咏蟹的品格。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，乘月醉高台。”诗仙李白就曾在这首《月下独酌·其四》中表露了自己对鲜美蟹螯的喜爱。

北宋文豪苏轼嗜蟹成癖，生活困窘时，常以诗换蟹：“堪笑吴兴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。”别人一字千金，东坡以一诗换两蟹，也颇为得意，谁叫他换来的是“胸中藏琥珀”的螃蟹呢。

陆游作为南宋的爱国诗人，曾“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”，但看到螃蟹时，居然立即被扑鼻而来的香气迷得神魂颠倒。“蟹肥暂擘馋涎堕，酒绿初倾老眼明。”他在诗中毫不客气地调侃自己：刚把肥蟹掰开，口水就流了下来，持蟹把酒时，昏花的老眼也亮了起来。

在南宋，还有一个叫徐似道的进士，本来籍籍无名，却因一首咏蟹诗为后人识。他饱读诗书、才华横溢，结果进士及第后苦等四十年才盼来一个七品芝麻官做。大半辈子穷困潦倒的他，在《游庐山得蟹》中以一句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”，将螃蟹在美食界的地位提升至一个新高度，也让自己在诗坛留下了豪迈洒脱的一笔。

和上述吃货不同，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的笔下，螃蟹摇身一变，成了桀骜不驯的勇士。他在《咏螃蟹呈浙西从事》中写道：“未游沧海早知名，有骨还从肉上生。莫道无心畏雷电，海龙王处也横行。”作为曾参加过黄巢起义的勇士，皮日休虽然写的是不怕雷电、不惧龙王的螃蟹，但又何尝不是在抒发自己敢于斗争的心志呢？

一只蟹的诗情画意

本刊特约撰稿 夏冰



徐渭《荷蟹图》。



清道光年间传图鼻烟壶。故宫博物院藏。



清粉彩像生瓷果品盘。

蟹之画
不同凡响的风骨

诗是无形画，画是有形诗。古今才子在进行艺术创作时，以蟹入画的也不在少数。他们以画解诗，以诗说文，诗画辉映，风采绝伦。

画家们在挥毫泼墨时，不仅表现蟹的体貌特征，也注入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。说到画蟹的行家，不得不提明代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徐渭。他笔下的螃蟹往往只有寥寥数笔，但神形兼备，爬行之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明代晚期，逐渐僵化的科举制度弊端丛生，一些不学无术之人通过歪门邪道名登甲第。他们跻身官场后，横行霸道，搜刮民脂民膏。徐渭在蟹画中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慨。比如在《荷蟹图》（或曰《黄甲图》）中，他用奔放的笔墨勾勒出一只在肥阔的荷叶下缓缓爬行的螃蟹，并在一旁题诗：“兀然有物气豪粗，莫问年来珠有无；养就孤标人不识，时来黄甲独传胪。”其中的“黄甲”指封建社会朝廷给中榜人员送去的用黄纸包装的录取通知书，而“传胪”指进士名单公布后宫中唱名的典礼。诗的大致意思是：螃蟹胆豪气粗、腹中空空，却偏偏有一副与众不同的模样。恰逢

科场风气不正，让它能够顺利登第。后人普遍认为，徐渭作此画意在借螃蟹横行的形象，表达对科举制度的不满。

明清时期，中国文人画写意风格更加明显，以徐渭、八大山人等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注重在画中表达自我、彰显风骨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赢得不少志士仁人的尊崇。命运多舛的徐渭离世时，身边只有一条狗。近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对徐渭崇拜，“青藤（徐渭号青藤老人）八大远凡胎，岳老（吴昌硕）衰年别有才。我愿九原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”，称自己愿作徐渭门下一条狗。

受徐渭的影响和启发，齐白石画的蟹和他画的虾一样有名。他的螃蟹画作在数量上仅次于虾画，其中有一幅画最为人津津乐道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有一天齐白石受邀在北京伪警司令宣铁吾的生日宴会上作画。他在画纸上大笔一挥，一只水墨螃蟹便跃然纸上，随即又在一旁题字“看你横行到几时”，然后落款“铁吾将军”，拂袖而去。

一代又一代文人画蟹，既是写生，也是画心，画一种生命的气象。

蟹之器
不落窠臼的匠心

除了横行不羁的形象，螃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美好的寓意。比如，螃蟹有甲，而甲又有“第一”的意思，所以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殿试成绩榜分为三甲，螃蟹因而有了金榜题名的寓意；螃蟹有八条腿，八足横行，“八”谐音为“发”，寓意八面来财、纵横四海；螃蟹煮熟后呈红色，寓意鸿运当头……

越是美好的东西，人们越希望它永久存在。历朝历代的匠人们制作了许多与螃蟹有关的器物、工艺品，其中一部分目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。

在一把制作于清道光年间的二甲传胪图鼻烟壶上，两只螃蟹围绕着几根芦苇穿梭游动，神情自在悠闲。螃蟹代表“甲”，“芦”谐音为“胪”，在深受科举影响的文人圈中，“二甲传胪”的含义不言而喻。不知这款小巧精致又充满吉祥寓意的鼻烟壶，最后成了哪位古代读书人的心头好。

“一腹金相玉质，两螯秋江明月”。可能每年的食蟹季节总是在谈笑间倏忽而过，清代人为了解馋，便突发奇想，尝试用陶瓷将螃蟹的形象定格在烧熟的那一瞬间。这一试，还真成了！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粉彩像生瓷果品盘中，我们看到了一只立体肥美的螃蟹，螃蟹周边散落着核桃、红枣、荔枝、瓜子、樱桃、菱角等吃食。想此前去参观的吃货隔着玻璃橱窗，也能体验到“双螯罗出琼酥香”的味觉感受。

到了现代，又有广东潮州木雕大师辜柳希先生，捕捉到生活中充满喜悦的瞬间，以秋蟹绕筵为创作主题，以其高超的雕刻技艺营造出生机勃勃的画面感。这件名为“秋趣”的木雕作品雕工精细、浑然天成，传递出对秋日的赞美之情，试问这抹明亮的金色，怎能不令人流连忘返？

一件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，是因为它不仅反映出了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和人生感怀，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思想轮廓。从诗歌、画作，到居家摆件，以蟹为创作对象的艺术品，无论以什么为载体，都传递出中国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，对生命的真挚热爱。图



辜柳希木雕作品《秋趣》。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